

芬芳
一叶

半道买房

◎明前茶

2016年,姚哥姚嫂开车去敦煌一带拍摄丹霞地貌,路过西安时,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间私人小酒店里。晚上,与老板聊天时,说到北京的房价,老板说:“怪不得我们西安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,最后都惦记着回家呢,我们这里很好的楼盘,地段、配套都一流,现在还不到6000元一个平方米。过日子,享受人间烟火气,还数我们西安啊。”

姚嫂一听,就对姚哥说,反正这一趟行程宽松,我们有时间多逗留一两日,不如趁着西安房价低,在这儿买上一套。将来咱们自己度假也好,委托给房产中介出租也好,都不会太吃亏。等过几年咱家孩子要留学,再把房子出售也行啊。

自驾旅游一趟,中途下车买了一套小房子。从看房到签完购房合同,一共花了不到24小时。姚哥这驾驶员,听从副驾驶座上的老婆这样头脑一热的建议,连姚家老爷子老太太都觉得儿子疯了。面对质疑,姚哥一句话就把大家的七嘴八舌都镇住了:“我媳妇的眼光,我认可。我又不跟你们过日子,你们快把那颗乱蹦的心放回肚子里去。”

3年多过去了,姚哥西安的那套房涨到了一万多一平方米。就算这样,也有人说,姚嫂这也不算什么神机妙算,因为,北京这三年的房价涨得比西安还厉害,要是姚哥挤破了头去贷款,在北京买了一套,增值比西安的房子还多,洽谈租赁事宜、卖房子,也不用飞到西安去……连姚嫂都被说得动摇了,连声自责:“老姚,以后我这种心血来潮,你真的可以不理!”

姚哥却真有一种“我的老婆是神算子”的潜意识。他跟姚嫂这样分析:“我觉得西安的房子买得没错!当时,我们正好有这么闲钱,不用收紧银根降低生活质量。要是贷了几百万买了北京的房子,你想想,我们一个月要还贷两万,我们还能对加班说不?还能时不时去泡个温泉,看个博物馆,或者去柬埔寨看个吴哥窟?”

为了证明老婆在副驾上的指点是对的,姚哥甚至回忆了夫妻俩每次飞赴西安办事时,附加的各种文艺活动。他们听秦腔,看皮影戏,欣赏半坡文化的考古发现,他们吃荞面饸饹,尝试贾三灌汤包子,喝西安稠酒,哪一次,他们仅仅是赶着为房子操劳,而浪费了彼此相处的美好时光?在两人前往西北寻觅风景之时,顺带买了套房子,挣了点小钱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?

姚嫂一听,也就释然了。也是,男人要是老婆占领副驾的行为不满意,可以挑出100条错来。但要是他真心把这指点江山、遥控方向的座儿让给你,他就能站在你的立场上,挑出100条理由来为你辩护。这里面的差别,取决于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。



西湖夜色

◎施嘉俊

探亲礼物

◎小茹

28岁那年,我离开老家,移居上海。从此,每逢法定节假日,雷打不动,要回去探望父母。

每次回去前,我会先在超市挑些小礼物。父亲喜欢喝酒,也喜欢喝茶,两瓶酒,一礼盒茶叶,就足够让父亲眉开眼笑。母亲呢,常给她买的是养生食品,桂圆干、黑芝麻糊、核桃粉、猴头菇粉,任意选两份,大大红红的包装盒,拎在手里颇有体积感,看着也喜庆。久而久之,约定俗成。但,不会出错,也意味着没有期待。日子在中规中矩中一天天过去。

刚迈入中年,父亲就故去了,从此,探亲成了一件忧伤的事。心头

缺了一块,小礼物也没心思买了。超市里的酒和茶,仿佛一夜之间与我无关了。那些堆成小山的养生食品,怎么看也喜庆不起来。父亲故去的那个春节,我给母亲换了礼物,是一件羊毛大衣。

买衣服其实是件头疼的事,我只能通过自己试穿来揣测母亲是否喜欢。母亲那边也颇似为难,不那么合适也只能说好,总不能让我再带回上海去退掉。从此,我开始为探亲礼物感到头疼。

有一年回家,母亲和我散步时抱怨头发越来越白,越来越稀,邻居建议她买顶假发套,可她吃不准到

底哪个牌子好。次日,我就陪母亲去了商场。试戴了好几顶,最后选了两顶。母亲执意要自己付钱,我抢着去买单了。突然醍醐灌顶,为何我一定要带礼物给母亲呢?我明明可以陪她逛商场,让她自己挑礼物。这样我也不必为买什么礼物而头疼,母亲也可以有个帮手帮她做参谋,挑选自己喜欢的礼物。一举两得,何乐不为?

之后,回去探亲,我只带水果,然后会陪着母亲逛逛商场。这些年,母亲衣橱里的新衣服几乎都是我买的,还有鞋子、包包等。帮母亲打扮得优雅,母亲开心,我也开心。

心窗
片羽

母亲的汤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回信让你久等了。上周京都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雪,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化去。我已好些年没去过电影院,最近朋友推荐梁英姬的新片《汤和意识形态》,就约了从周一一起去乌丸的影院观看。

梁英姬是在日朝鲜人第二代,生于大阪生野区,也就是鹤桥附近。她父母都是济州岛人,但支持朝鲜政府,期待民族解放,积极参与在日朝鲜总联的活动,曾把3个儿子(都很年轻,甚至有的尚未成年)全部送去平壤,儿子们后来在平壤成立家庭,生儿育女。但统一和解放的愿景早已邈不可及,平壤生活的艰辛也很难掩盖,她的3个哥哥无法回到日本生活,父母只能持续给他们寄送钱物。导演从小接受的是北边的民族教育,毕业于朝鲜大学,也在大阪的朝鲜高中教过书,但后来去纽约留学,最终选择加入韩国国籍。这不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,主要还是因为方便——日本和朝鲜没有建交,不承认朝鲜国籍,在日本选择“朝鲜籍”并不意味着拥有朝鲜国籍,而等于事实上的无国籍者。他们出国只能申请类似难民身份的护照,十分不便。很多原本认同北边的在日朝鲜人选择韩国国籍,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。现在日本的“朝鲜籍”人数不到3万人,其

中年轻人更少。

《汤和意识形态》是梁英姬家族纪录片系列的最后一部,关于她母亲的故事。前面还有以父亲为中心的《亲爱的平壤》(2005年)和讲述哥哥一家故事的《再见,平壤》(2011年)。她跟父母一起去朝鲜探望过哥哥,对父母和哥哥认同的理想社会一向隐隐有怀疑。后来,她深爱的大哥早早病逝,成为一家人永远的伤痛。但她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坚持死后要葬到平壤。虽然济州岛是牵挂的故乡,但平壤才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灵魂的归属地。而已加入韩国国籍的梁英姬无法进入朝鲜,至今未能去平壤扫墓。

她的新男友是日本人,叫荒井香织,比她小13岁,是自由作家。第一次上门拜访母亲,母亲虽不怎么喜欢日本人,但还是热情地煮了一锅朝鲜风味的大蒜参鸡汤。在整鸡肚子里塞满大蒜、人参、红枣,用大锅整整炖上四五个小时就成了。荒井渐渐获得了母亲的信任,也学会了做这道参鸡汤。如果说母亲的汤是这部片子的基底,那么核心部分则是探索母亲“为什么会把心爱的3个儿子送去平壤,为何意识形态是如此”。答案是,母亲是1948年济州四·三事件的亲历者。

母亲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大阪鹤桥,45年后随父母回到故乡济

州岛。1948年起,李承晚政府军警对岛上的左派人士和无辜民众进行了残忍的屠杀,牺牲者据说有3万人,甚至更多,母亲少年时代的恋人也在其中。许多岛民偷渡逃亡至日本,母亲就是其中一个。四·三事件是母亲漫长的噩梦,也让她坚定地选择北边的立场。梁英姬在最新的纪录片里追问母亲,你把哥哥们送去平壤,有后悔吗?母亲默默不言。

四·三事件在韩国长期都是不可提及的禁忌,直到本世纪初金大中政权时期才制定了专门的“真相究明特别法”。纪录片中,济州岛四·三研究所的研究者来到鹤桥,对母亲做口述调查,这也是梁英姬第一次知道如此详尽的细节。调查结束后,仿佛卸下重负一般,母亲的认知症迅速加剧,记忆如逝水流沙,作为记录者的女儿一点一点继承了这段记忆。

看完纪录片的第二天,就和从周去了趟鹤桥,探访了一家在日朝鲜人开的旧书店,主人也是济州岛人。一直想好好写旧书店故事的续集,在这里许一个愿。京都这几天也没有那么冷,明天又到了节分祭,春天的确不远了。北野天满宫的梅花已开,故乡的开了几分?请多多来信。

松如

癸卯正月十二,立春前二日

京都
通信